

## 玉纪补

武进 刘心沅 缶（心白）

赤玉人间罕有。白玉以温润坚洁为上，其色有九等。黄玉中每有朱砂点，碧玉中每有黑星。又有非青非绿，如败菜叶者，谓之菜玉，玉之最下品也。

古玉自昔流传，未经入土者，谓之传世古。系人之精神沁入玉之腠理，血丝如毛，铺满玉上，而玉色润溽无土斑者是也。其入土而复出土者，谓之土古。水银沁有夹土斑者，则纯黑之中，朱砂点遍满。复原时，则黑之淡者作深青色，朱砂点之淡者作黄色。倘系白玉，底章成五彩矣。水银沁不夹土斑者，盘功既足，纯黑如漆，日下照之，其中赤若鸡冠，而又有白玉底章，无上妙品也。（水银古，入水映之，有银星闪闪者真）

古玉斑色，红有宝石红、鸡血红、朱砂红、樱桃红、洒金红、枣皮红、膏药红；绿有鹦哥绿、葱绿、松花绿、白果绿；黄有鸡油黄、桂花黄、秋葵黄、老酒黄；白有鱼肚白、鸡骨白、米点白、糙米白；青有潭水苍、蟹壳青、雨过天青、竹叶青；紫有茄皮紫、酱瓣紫；黑有纯漆黑、陈墨黑各种名色。皆原所受诸沁之深浅不同，故盘出之颜色各异。亦有天生皮色，非由受沁所致者。凡系手斑盘化之玉，以滚水泡煮，其斑色处必有白土泛出。若是天生皮色，则无之也。

凡古玉盘化，无论何色，必有牛毛纹。良由人之精神融化玉理所致，故牛毛纹总系红色。西土者，燥土也；南土者，湿土也。燥土之斑干结，湿土之斑润溽。干结者色易鲜明，润溽者色终黯淡。土斑而有癍痕者，沙土物也；无土斑而有癍痕者，水坑物也。西北亦有湿土，东南亦有燥土，近水则湿，远水则燥也。古玉以陕西出世者为上，盖厥土黄壤，得正色焉。玉在湿土则易坏，入燥土则难朽。三代时古物，每有出世尚完好无缺者。近见友人迁其父柩，所殉玉件已受色沁，才四十余年耳。陈君“质地”一则，言其大概而已。

三代时古玉，以珪、璧、琮、璜、瑁、瓚为上品，其他祭器，环佩次之，他件又次之。秦汉以来以印章、符节为上，他件次之。其殓尸古玉，以含璧、玉押为上；（玉押者玉版长数寸共有十余片以美玉为之围于腰间所以保尸）。上体者，如眼厌、鼻塞、乳厌，厌胸、夹肘之类，次之；下体者，如阴塞、肛塞之类，又次之。此论其大略耳，若形体之详，具载《古玉图》、《博古图》诸书，兹不赘述。

秦汉琢工粗，多阴纹，有细如发而精巧绝伦者，乃昆吾刀所刻，世罕有之。唐琢粗而圆浑，人物多大头。宋琢方而工致，能起花五六层。元明因之，勿如也。乾隆时琢，细刻仿宋而无其工绝。粗刻浑成肖形，其至者能不露斧凿痕。凡琢工，古惟刀刻，近代乃有旋车。

传世古，不可灰并，不可清煮。红白玉色已鲜明，不可灰。石灰沁不可灰，须以人乳频频蒸之，俟其色稍润，然后加盘功。

凡灰提，须竟日之功。俟提出之灰土盘尽，然后再灰。或摒去灰滓，以清灰水煮之。或以清水悬瓦罐内煮之。皆清煮法也。较灰提稳妥无害。（凡煮，玉必悬空无着）

煮玉出罐，乘热盘刷，则灰土易退，切不可乘热置风雪中及冷水内，恐致燥裂。

一、底章无论何色，总要温润坚洁，无纤毫瑕玷及夹溏、夹石等病。（溏者，玉之氛侵，有红有黑，皆玉之病）二、土斑无论何沁，总要纯一不杂，纯则其色清明，杂则色多混浊。三、要原旧，不假改作。四、论品类。五、看盘功。（说见上）五者俱备，斯为尽美。

改古。凡玉偶有损伤，不可改作，致变其本来面目。真古玉必有古色或土斑，周遍无间；若有光处，即系改琢。

角头古玉。秦之玉作在陕西之万村，吴之玉作在浙江之安溪，所遗玉角甚夥。万村之玉坚洁，安溪之玉纒松，琢之玉件，谓之角头古玉。玉质虽古，而器则新也，亦能盘出色浆。

伪石灰古。以玉件用火烧之，则其色灰如鸡骨。然以伪石灰古，其玉上必有火劫纹；真者无之。

羊玉。以美玉作为小器，割生羊腿皮，纳于其中，以线缝固，数年取出。则玉上自有血纹，以伪传世古，然终不如真者之温静。

狗玉。杀狗不使出血，乘热纳玉器于其腹中，缝固，埋之通衢，数年取出，则玉上自有土花血斑，以伪土古，然必有新色及雕琢痕。

梅玉。以质松之玉制为古器，用重乌梅水煮之，竟日，则玉松处为乌梅水搜空，宛似水激痕，然后以提油上色，以伪水坑古。然真者其痕自然，不能造作也。

风玉。制器以浓灰水稍加乌梅煮之竟日，乘热取出，置风雪中一夜，则玉纹冻裂。玉质坚者，其纹细如发丝，再以提油法上色，以伪牛毛纹。

叩锈。乾隆时，无锡阿叩作毛坯玉器，用铁屑拌之，热醋淬之，置湿地十余日，再埋通衢数月，然后取出，则玉为铁屑所蚀，遍体橘皮纹，纹中铁锈作深红色。（煮之则色变黑）且有土斑灰，不易退，宛如古玉。审视乃能辨之。凡伪古玉无土斑，而有红色者，其色必浮，盖自外入故也。有土斑，而灰之不变，及红色盘之易退者，贗鼎也。以此辨之。

提油法，以礲提为上。其色能透人玉理，灰煮不退，与真无异。惟天阴则鲜明，晴爽反混浊；真色则否。